

<<玻璃钥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玻璃钥匙>>

13位ISBN编号：9787513305082

10位ISBN编号：7513305080

出版时间：2012-11-10

出版时间：新星出版社

作者：(美) 达希尔·哈密特

页数：250

字数：114000

译者：周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玻璃钥匙>>

内容概要

美国某市的大选期间，参议员之子惨遭杀害，箭头指向挟怨仇杀及选举阴谋，各方人马皆欲借机谋利。警方及嫌犯的亲友分别收到奇怪的匿名信，里面的内容都是对嫌犯不利的影射。眼看着嫌犯已经众叛亲离，甚至自己承认了犯罪，但对他使始终有信心的是的好友兼手下仍然以身试险，企图力挽狂澜。

<<玻璃钥匙>>

作者简介

达希尔·哈密特，全名萨缪尔·达希尔·哈密特，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西岸的圣玛利县，在费城和巴尔的摩长大。

哈密特十三岁辍学，之后数年间做过报童、码头装卸工、机关勤杂人员和证券公司小职员，后来加入位于巴尔的摩的“平克顿全国侦探事务所”。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

二一年期间，他在平克顿事务所任职，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创作侦探小说提供了广泛的素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希尔应召入伍，但是后来因结核病而被迫长期疗养，继而导致他的婚姻破裂。

之后他开始依赖酒精，曾尝试广告业，最终踏上了写作一途。

他贫寒的出身、在下层社会摸爬滚打的青年时代，以及在当时全美最大的平克顿侦探社任职多年所获得的丰富经验，使他的作品独树一帜，无可替代。

哈密特的写作生涯可谓辉煌。

正是他开创了书写“硬汉派”推理小说的先河。

美国当代最重要的硬汉派大奖“达希尔·哈密特奖”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硬汉派和犯罪小说史上的地位，相当于古典推理界的爱伦·坡加上柯南·道尔。

他与同时代的雷蒙德·钱德勒一起，将硬汉侦探文学发展为现实主义色彩浓厚、广受读者喜爱的文学类型，随后这一类作品又衍生出许多旁支，诸如法庭程序小说、犯罪小说、警察小说、间谍小说和国际政治小说等。

此类作品今日的繁荣，哈密特作为创始者之一，功不可没。

哈密特一生只创作了五个长篇故

事，一个中篇故事和一些短篇小说，但每一篇都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在美国当时经济大萧条，社会风气日渐堕落，犯罪事件层出不穷的环境下，哈密特塑造的强硬而愤世嫉俗的侦探形象成为一种新型的英雄，为大众所广泛接受。

他笔下的人物诸如萨姆·斯佩德，以及“大陆侦探社”中的无名探员都在侦探文学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

哈密特不只是一个通俗小说家，更是一个继承了马克·吐温、梅尔维尔的书写传统，拥有海明威般凌厉写实的语言功力，擅长以跌宕起伏的节奏和简洁明快文笔准确描绘生活百态的文学大师。

哈密特曾在派拉蒙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他的小说被多次搬上银幕，均取得巨大成功，其中《马耳他之鹰》获得三项奥斯卡大奖，成为黑白片的经典之作。

哈密特也为派拉蒙公司创作了《十字街头》、《守望莱茵河》等电影剧本，亦广受赞誉。

生活中的哈密特是一位激进的反法西斯分子，一九三四年完成小说《瘦子》之后便封笔投入左派运动。

他于一九三七年加入美国共产党，二战时入伍，退伍后一直致力于政治活动，并两次入狱。

<<玻璃钥匙>>

一九九九年，“美国文库”出版了《哈米特集》，收录了他的全部长篇小说，对达希尔·哈米特为美国文学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玻璃钥匙>>

书籍目录

- 一、唐人街的尸体
- 二、帽子戏法
- 三、旋风爆破
- 四、狗屋
- 五、医院
- 六、《观察者》
- 七、心腹
- 八、革职
- 九、卑劣之徒
- 十、破碎的钥匙

<<玻璃钥匙>>

章节摘录

一 唐人街的尸体1两颗绿色骰子滚过同色的桌面，撞上了凸起的桌沿后又弹了回去。一颗很快停住，亮出排成两行的六个白点；另一颗滚到桌面中央才停下，上头只有一点。

“啊——”内德·博蒙特含糊地咕哝了一声，而赢家们把桌上的钱一扫而空。

哈里·斯洛斯拿起骰子，在苍白多毛的大手里把玩着。

“下两注。

”他往赌桌上扔了一张二十元和一张五元的纸钞。

内德·博蒙特抽身退下。

“轮到他了，赌徒们，我得去补充赌本。

”他说完穿过台球室走向门边，正好碰上要进门的沃尔特·伊万斯。

内德说了一句“沃尔特，你好”，就打算继续走，但伊万斯在他经过时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肘，转过脸看着他。

“你……你……你跟保……保……保罗谈过吗？

”说“保……保……保罗”的时候，星星点点的唾沫从伊万斯的嘴里喷溅了出来。

“我正要上楼去看他。

”伊万斯那张漂亮的圆脸上的瓷蓝色眼睛顿时一亮，直到内德·博蒙特眯起眼睛又说：

“如果你没什么耐心的话，就别期待太多。

”伊万斯的下颌抽搐了一下。

“但……但……但是她下个月就要生小……小……小孩了。

”惊讶的神色自内德·博蒙特的暗色眼睛里一掠而过。

他将胳膊从那个比自己矮的男人手里抽出来，往后退了几步，深色小胡子下的嘴角歪向一边，开口说道：

“沃尔特，现在时机不妙，而且——总之，你最好别盼着十一月前能解决，免得失望。

”说完，他的眼睛再度眯了起来，审视着对方。

“但……但……但是如果你告……告诉他……”“我会尽量催他。

而你也应该明白，他会尽力的，只不过他现在处于一个艰难的时刻。

”他晃了晃肩，脸色也暗淡下来，但眼中依然闪烁着警戒的光芒。

伊万斯舔着嘴唇，拼命地眨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伸出双手拍了拍内德·博蒙特的胸膛。

“你快上……上……上去吧。

”他催促着，声音中带着恳求，“我……我……我在这里等……等你。

”内德·博蒙特在上楼的时候点着了一根有绿斑点的细雪茄。

到了墙上挂着州长画像的二楼楼梯口处，他转向建筑的临街面，敲了敲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厚橡木门。

一听到保罗·马兹维说“进来”，他就打开门走了进去。

保罗·马兹维一个人在房间里，正双手插着裤兜站在窗前，背对着门，透过窗帘俯视楼下昏暗的唐人街。

“唔，你来了。

”他缓缓地转过身来。

保罗·马兹维四十五岁，与内德·博蒙特身量相仿，但多了四十磅精实的肌肉。他发色浅亮，中分头梳得服服帖帖；脸庞红润、轮廓坚毅，可以称得上英俊。

<<玻璃钥匙>>

他的衣装质地优良，仪表严整，因此毫无浮夸之嫌。

“借我一点钱。”

内德·博蒙特关上门后开了口。

“多少？”

马兹维从上装内兜里摸出了一个棕色的大钱包。

“两百。”

“赌输了？”

马兹维给了他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和五张二十块的现钞。

“谢了，”内德·博蒙特把钱收好，“是啊。”

“你有一阵子没赢什么钱了，对吧？”

马兹维把手收回裤袋的时候这样问。

“没那么久——一个月或者六星期而已。”

马兹维微笑了起来。

“输钱的话，就算久了。”

“对我来说可不算。”

内德·博蒙特的声音里有隐隐约约的怒气。

马兹维翻搅着口袋里的一堆硬币。

“今晚赌得大吗？”

他倚上了桌角，然后低头看着脚上锃亮的棕色皮鞋。

内德·博蒙特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金发男人，然后摇摇头说：“小意思。”

“他走向窗边，街对面的楼群之上天色昏沉。”

他与马兹维擦身而过，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

“喂，伯尼，我是内德。”

佩吉·欧图尔现在的赔率是多少？

就这么点儿？

“好吧，每个替我押五百……好……我敢说肯定会下雨，那样的话，她就能击败‘焚化炉’了……行啊，到时候再告诉我赔率……嗯。”

“他挂断电话，又转回到马兹维眼前。”

“既然手气这么背，怎么不歇一阵子呢？”

马兹维问他。

内德·博蒙特皱起眉头。

“那没用，只会接着倒霉下去。”

“我应该把一千五百块全押在一匹马上，而不是分开押。”

“说不定扛过一次大的，眼下的霉运就到头了。”

马兹维低低地笑着抬起头来。

“那也得你能扛得起啊。”

内德·博蒙特嘴角一垂，髭角也跟着耷拉下去。

“只要是落到我头上的，什么我都扛得住。”

“他这么说着，走向了房门。”

“我觉得你准可以，内德。”

“手握住门钮的时候他听见马兹维语气诚恳地说。”

他转过身来。

“可以怎样？”

“他不耐烦地问。”

马兹维掉转了视线盯着窗外。

“可以面对任何事。”

“内德·博蒙特研究着马兹维闪避的神色，金发男人又开始不自然地摩挲着口袋里的钱币”

<<玻璃钥匙>>

内德扮出茫然的眼神，用十足迷惑的口气问：“你说的是谁？”

“马兹维脸红了。”

他离开了桌子，朝内德·博蒙特迈了一步。

“你去死吧。”

“他说。”

内德·博蒙特笑出了声。

马兹维也腼腆地笑了起来，掏出一条镶绿边的手帕擦了擦脸。

“你最近为什么都不去我家？”

“他问，‘妈妈昨天晚上还说她一个月没看到你了。’”

“这星期我大概会找个晚上过去。”

“马兹维收起了他的手帕。”

“你应该来。”

你知道妈有多么喜欢你。

来吃个晚饭嘛。”

“内德·博蒙特再次走向房门，步子缓慢，一边眼角的余光注视着金发男人。”

“你想见我就是为这件事？”

“手放在门把手上时他问道。”

马兹维锁起了眉头。

“嗯，就是——”他清了清喉咙，“呃……啊，还有别的事。”

“他忽然收起了怯懦的表情，变得十分平静而自制，‘星期四是亨利小姐的生日，你看我该送她什么？’

这种事情你比我懂得多。”

“内德·博蒙特放开了门把手。”

等到转身面对着马兹维的时候，他已经藏起了震惊的眼神。

他喷了口雪茄烟，开口问道：“他们要搞生日活动什么的，对吧？”

“对。”

“邀了你？”

“马兹维摇摇头。”

“但明天晚上我会过去吃晚饭。”

“内德·博蒙特瞥了一下手中的雪茄，然后再度抬眼看着马兹维的脸。”

“保罗，你打算支持参议员吗？”

“他问。”

“我想我们会。”

“为什么？”

“说这话时内德·博蒙特的声调十分柔和，他的笑意也一样。”

马兹维也微笑了。

“因为我们帮助他，他才能击垮罗恩；而有了他支持我们，我们就可以压倒其他候选人，所向无敌。”

“内德·博蒙特把雪茄塞回嘴里，继续轻声问道：‘没有你——’”

他特别强调了“你”这个字，——的支持，那位参议员这次选得上吗？”

“绝无可能。”

“马兹维冷静而肯定地回答。”

内德·博蒙特沉吟了一会儿，又问：“他明白这一点吗？”

“他应当比谁都明白。”

而如果不——这又关你什么事？”

“内德·博蒙特冷笑了一声。”

<<玻璃钥匙>>

“如果他不明白，”他意味深长地说，“你明天晚上就不过去吃晚饭了吗？”

马兹维皱起眉头，又问了一次：“这他妈的到底关你什么事？”

内德·博蒙特取出嘴里的雪茄，雪茄头已经被他咬裂了。

“完全不关我的事。”

“他说着，脸上带着思虑的神色，”但你觉得其他候选人就不需要他的支持吗？”

“没人能得到专一的支持，”马兹维谨慎地回答，“不过即使没有他的支援，我们还是能搞得定的。”

“你承诺过他什么吗？”

马兹维的嘴唇扭曲了。

“差不多敲定了。”

内德·博蒙特的脸色苍白。

他垂下头，直到他得抬眼向上看着金发男人。

“撒下他别管了，保罗，”他压低嗓子，声音嘶哑，“让他输。”

“哎，要真这么干我就见鬼了！”

马兹维双手握拳搁在臀后，疑虑地轻声说道。

内德·博蒙特走过马兹维身边，用细瘦的手指颤抖着把雪茄按熄在桌上的铜铸烟灰缸里。

马兹维瞪视着这个比他年轻的人，直到他直起身子转过来。

然后，金发的男人半是亲热半是恼怒地冲着他咧嘴笑了。

“你犯了什么毛病啊，内德？”

“他抱怨道，”这么久以来你都没意见，然后没来由地丢出这个炸弹。如果我能搞懂你，那才见鬼呢！”

内德·博蒙特嫌恶地做了个鬼脸。

“好吧，忘了我说的。”

紧接着他又掷出一个疑问，“你觉得他连任成功后，还会买你的账吗？”

马兹维并不担忧。

“我治得了他。”

“也许吧，不过别忘了，他这辈子还没做过亏本生意呢。”

马兹维毫无异议地颌首。

“当然，而那就是我跟他合作的最佳理由之一。”

“不，保罗，不是，”内德·博蒙特认真地说，“那是最糟糕的理由。就算想破脑袋，你也得好好盘算一下。

他那个没大脑的金发女儿对你的影响力有多大？”

“我要娶亨利小姐。”

马兹维说。

内德·博蒙特做了个吹口哨的样子。

“这也包括在你们的协议里？”

“他眯起眼睛问。

马兹维孩子气地笑了。

“别人不知道，”他回答，“就你和我。”

“血色星星点点地泛上了内德·博蒙特瘦削的脸颊，他尽可能地让自己笑得和善可亲。”

“我可绝不会四处宣扬这事儿，但你得听我一句劝。

你想要什么，就得让他们写成白纸黑字，再找个公证人宣誓，而且要付押金。

或者，最好是坚持在选举前举行婚礼。

这么一来，至少不会丢掉你应得的那磅肉——她的话，可有大概一百一十磅呢，对吧？”

马兹维把脸转开，回避着内德·博蒙特的目光。

“我不懂你为什么老把参议员当成骗子。

他是个绅士，而且——”

“没错，我在《邮报》上读过——美国政

<<玻璃钥匙>>

治界硕果仅存的贵族之一。

他女儿也是贵族。

这就是为什么我警告你跟他们打交道时得留点儿神，否则到头来你什么都捞不到。

因为对他们来说，你只是个低等生物，跟你犯不着遵守游戏规则。

“马兹维叹了口气：“噢，内德，别这么讨人嫌——”但内德·博蒙特想起了什么，眼里闪现出恶劣的光芒。

他说：“而且我们不该忘记，小泰勒·亨利可也是个贵族呢，或许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不准奥珀尔再跟他厮混了吧。

要是你跟他姐姐结婚，他成了奥珀尔的舅舅，那可怎么成呢？

他就又能在奥珀尔身边打转了吗？

“马兹维打了个哈欠。

“内德，你没搞懂我的意思，”他说，“我没有问你这些事，我只是问你该送什么礼物给亨利小姐。

“内德·博蒙特的脸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被沉闷笼罩。

“你跟她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他的声音中并没泄露自己的任何想法。

“没有进展。

我大概去找过参议员五六次。

有时能看到她，但也就是能说句“你好”之类的。

你知道，我还没有机会跟她真正地聊一聊呢。

“一丝喜色在内德·博蒙特眼中一闪而逝。

他用拇指的指甲捋了捋一边的胡子，然后开口：“明天是你第一次去那儿吃晚饭？

“对，而且我不希望那是最后一次。

“但你没收到生日宴会的邀请？

“对。

“马兹维迟疑着，“还没收到。

“那你不会喜欢我给的答案。

“马兹维面无表情。

“什么答案？

“他问。

“什么都别送她。

“哎，得了吧，内德！

“内德·博蒙特耸耸肩。

“那你随便吧，是你自己要问我的。

“可是为什么？

“别送任何东西，除非你十分确定别人想从你那里拿到什么。

“可是每个人都喜欢——”也许吧，可实际上情况要微妙得多。你送礼的时候，就相当于高调声明：你知道他们很高兴让你送——”我明白了。

“马兹维说。

他用右手的手指摩挲着下巴，皱眉道：“我想你说得没错，”他的脸色随之变得开朗，

“但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内德·博蒙特迅速接口道：“好吧，那就送花，或诸如此类，这样就可以了。

“花？

耶稣啊！

我可是想——”当然，你想送她一部跑车或几码长的珍珠项链，以后有的是机会。

<<玻璃钥匙>>

一开始得循序渐进嘛。

”马兹维皱了皱脸。

”内德，我想你说得没错，这类事情你比我在行。

那就送花吧。

””别送太多。

”内德紧接着又说，”沃尔特·伊万斯正到处告诉全世界，说你应该把他哥哥救出来。

”马兹维把马甲的底边往下拉了拉。

”那么，这个世界应该告诉他，蒂姆直到选举结束前都会待在牢里。

””你打算让他接受审判？

””没错，”马兹维回答，然后加重了语气，”内德，你他妈的很清楚我无能为力。

每个人都在盯着选举，而且妇女团体闹得正凶。

如果现在就处理蒂姆的案子，那等于自杀。

”内德·博蒙特朝金发男人狡猾地一笑，慢吞吞地开口：”我们还没打入贵族圈子呢，没必要那么早就担心妇女团体。

””我们现在就得担心。

”马兹维的眼神高深莫测。

”蒂姆的太太下个月就要生了。

”内德·博蒙特说。

马兹维不耐烦地呼了口气。

”真是添乱，”他抱怨道，”他们闯祸之前怎么就不先想想呢？

这些人就是没脑袋，一个都没有。

””他们有选票。

””就他妈的因为这一点才难搞！

”马兹维吼道。

他瞪着地板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

”等投票结束之后，我们会关照他的。

但在那之前我们什么都不会做。

””这个说法可没法安抚那票人，”内德·博蒙特斜睨着马兹维，”不管有没有脑袋，他们都习惯被咱们关照了。

”马兹维的下巴略略抬起，深黯的蓝色眼珠死盯着内德·博蒙特的双眼。

”所以呢？

”他柔声问道。

内德·博蒙特微笑着，还是一副就事论事的口吻：”你知道他们很容易就会说，你跟了参议员之前，可不是这么办事儿的。

””那又怎样？

”内德·博蒙特依然笑着，语调丝毫未改。

”你知道，光是这些就足以让他们开始讲闲话，说沙德·欧罗瑞可还是很照顾他的兄弟。

”原先专注聆听的马兹维，此时用一种非常慎重的平静语调说：”我知道你不会让他们这样瞎说的，内德，而且我相信你会尽力防止这些偶尔入耳的闲话。

”有那么一会儿他们沉默地伫立，盯着彼此的眼睛，双方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

然后内德·博蒙特打破了沉默。

”如果我们照顾好蒂姆的妻小，应该会有帮助。

”他说。

”你说得对。

”马兹维低下头，他眼中沉晦的神色消退了，”留心这件事，好吗？

<<玻璃钥匙>>

满足他们所有需要。

“沃尔特·伊万斯在楼梯口等着内德·博蒙特。

他睁大双眼，满怀希望。

“他……他怎么……说？”

“跟我告诉过你的一样：没办法。

等过了选举，蒂姆就能有路子出狱，但这之前不能有变动。

“沃尔特·伊万斯垂下了头，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

内德·博蒙特伸出一只手搭上对方的肩膀：“这段日子你们很艰难，保罗比谁都清楚，可他连自身都难保了。

他要你去告诉蒂姆的老婆，别付账单——房租、食品费、诊疗金和住院费，都送过来给他就是了。

“沃尔特·伊万斯抬起头，用双手捉住内德·博蒙特的手。

“老……老天在上……他真是个好人的！”

“那双瓦蓝色的双眼湿润了，”“可……可我希望他能帮蒂姆……弄出来。”

“这个嘛，希望总还是有一点儿的，”内德·博蒙特抽出手，“我再跟你联络。”

“然后他绕过伊万斯，走向台球室的门扉。

台球室里空无一人。

他拿了帽子和大衣，走向前门。

细长的雨线闪烁着银灰的色泽，斜斜地倾泻在唐人街上。

内德微笑起来，对着雨幕悄声低语：“下吧，亲爱的，你可值三千两百五十美元呢。”

“他转身走回去，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

……”

<<玻璃钥匙>>

媒体关注与评论

《玻璃钥匙》中的人物和场景是其他犯罪小说无法望其项背的，就像狄更斯讽刺现实的笔法无人能及。
——朱利安·西蒙斯（英国文学评论家，著有《血腥的谋杀》）

<<玻璃钥匙>>

编辑推荐

文学成就比肩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大师改变侦探小说书写规则，引领“美国革命”的巨匠硬汉派小说鼻祖，“黑色电影”的创始人被誉为欧美侦探文学最后一位先知哈米特个人最喜爱的作品，与《马耳他之鹰》齐名的巅峰之作浓墨重彩书写政局的黑暗与男人间的友情入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票选百大侦探小说北欧犯罪小说最重要的奖项“玻璃钥匙奖”即以这部作品命名

<<玻璃钥匙>>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